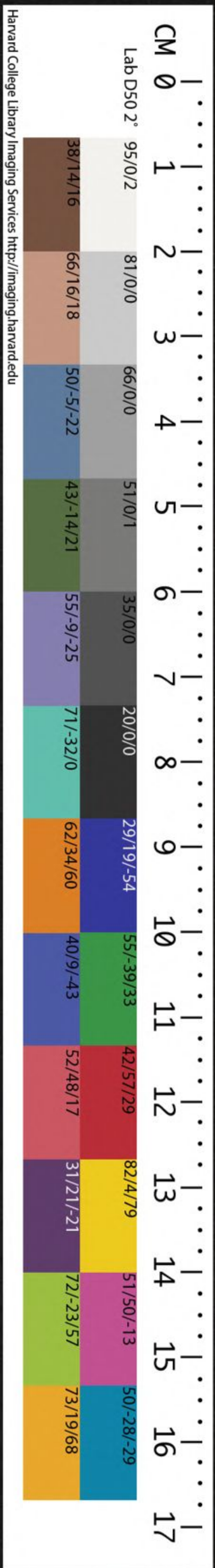


T856/7174(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13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三石齋堂讀本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

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伯叔父也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

音羊狂而受辱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

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屢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備考**

微子肉袒面縛事金仁山有辨不足信楊用脩丹鉛總錄亦曰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七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

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仁也○箕子名省餘一作聶餘見尸子緯畧與邢昺俱引司馬彪莊子注而云他書所不載未見尸子耳紂名辛字受見闕言長語或又言紂即受古字通用見稗編馮厚齋曰紂諡也後世定論謂殘義損善曰紂○顧麟士曰按那疏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

去

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

當葛反

之意故不嘒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

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

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

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

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

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

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

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

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

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

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

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

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

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

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

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

言言

三

論語

微子

三



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啻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爲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大，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爲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玉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齊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在此，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爲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

不啻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卽字，是順說不啻，則似有所啻，而實無所啻。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啻乎愛之理。中庸稱堯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啻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不啻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不啻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啻乎愛之理。卽所以全其心之德也。附存疑夫于之言，真千載是非之公案。非聖人無此識見，亦不敢如此判斷。厥後孟子得此意於禹稷顏回，則曰：同道於夷惠伊尹，則曰：其趨一。此孔氏家法也。○蒙引：至誠惻怛，至誠



言言方三卷一  
四  
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  
上然惟不拂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

魯齋王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

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

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

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

丁亂反

之之言而亡之矣

問柳下惠三黜

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



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

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蚺蜺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甸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執法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附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顧麟士曰紹聞編齊景公待孔子句絕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

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

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

扶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

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

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

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

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

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

論語卷之八 微子



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終於亂亡。宜矣。附蒙引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為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如何說不係待之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豈止端承吾老矣一句。朱子所以取程子之言，置在圈外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

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客求而有在也。昔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

平聲

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音余此引易繫辭之語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怠已而忘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可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

悲夫○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

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亦郊不致膳肉

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

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

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

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

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

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

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

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附蒙引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

朝臣三日不往朝○顧麟士曰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

致膳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批為是○據彼婦

歌說者遂謂懼羅譏開故有此行然亦

恐不遽算至此只依張南軒說可也○范氏曰此篇記

仁賢之出處

上聲

而折衷以聖人之行

去聲

所以明中庸之道



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蒙引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及下為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閒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顧麟士曰圈外范註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卯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

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音現無道則

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鸛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

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

其殆語意慙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



水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附蒙引：接輿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

欲聞而辟之也。問楚在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

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

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

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

代之也。知津言數音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

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糴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刀反辟去聲糴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

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糴覆敷救反種也上聲

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糴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

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

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世

○雙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困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為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

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顧麟士曰按白雲許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蒙引人字狹世字盡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

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

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



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顧麟士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與同羣。淺說曰：鳥獸既不可與之同羣，看來俱未妥，只以平說為是。蓋闢誠辟世之說也。紹聞編充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得之。○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

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譏。子路然譏孔子意實在於中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志

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

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志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癡責其不

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附蒙引丈人老人也

如石門荷蕢之流不得其姓字既止于路宿見其二于安得不知其姓字邪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顧麟士曰按集註蓀竹器亦本集解然舊簡韻會小補云蓀芸草器蓀本從草不從竹韻會為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蓀於杖荷之而行與于路語卑輒植杖用中取蓀而芸也蒙引乃謂蓀當是藍而杖頭之鋤乃其芸

器九為

妄解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 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

路必將復扶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

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補氏曰

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

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

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

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

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

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

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

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鬻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附存疑不仕無義一句

是總腦下皆發此意○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

是餘意○蒙引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

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爲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



竟是在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顧麟士曰據注疏鄭解又云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俱是未知而強為之說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

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

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

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人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于路雖倨而于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矢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



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

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

以饗

音

富貴

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饗。○雙峰饒氏曰為是

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為

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堤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苦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此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堤防如何留得水住此

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

義

不潔身以亂倫

而必以其正

不忘義而徇祿

所以或出或處

上聲

而終不

離於道也

去聲

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

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



言言方全卷一  
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  
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  
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  
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  
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  
蓑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齊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  
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  
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卽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  
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  
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  
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  
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  
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  
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  
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  
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峰饒

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  
便以避世爲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  
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  
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  
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  
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  
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  
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  
人造化之  
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  
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窟荆蠻者

夷逸朱張不見

形旬反  
下同

經傳

去聲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附存疑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去中

聲下

同

柳下惠事見上

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汗君辱身也

倫義理之次第也

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

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居隘反

期悲哀三年憂

記雜下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則行

之中慮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

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  
雙峰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  
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  
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

力果反

以為飾

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

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附蒙引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身合乎道之權

○顧麟士曰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刑疏王弼云朱張字子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

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

○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

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

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

○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

論語卷之八 微子



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蒙引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不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我初無可亦無不可。顧時義何如耳。○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可不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任意較多。而夫子概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顯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世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此。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謝氏

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峰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

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蒙引謝氏立心造行不分。貼本文。此本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此立心。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則有此制行矣。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

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

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

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遜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



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

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

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

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

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比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

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擬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耳况其不去大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注大食朔日與月

半以樂宥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時也宥勸也食畫食脯食暮食凡四飯諸



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  
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  
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  
宥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附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  
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丁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  
者然朱子又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  
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  
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  
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

島也

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

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  
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問曰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  
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  
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

上聲

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



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

音靈

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

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

語哉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

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

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

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

官也

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

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

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

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

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

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

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福本同○魯



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

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

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

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胡氏曰

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

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

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 ○雙峰饒氏曰前

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

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 ○雲峰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

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

次固有意也附存疑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

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故耳 ○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騶鳥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 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 蓋一母四乳而

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

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

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 ○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周為

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

盛 ○蒙引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奶言蓋

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



人才之盛如此。○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

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音

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

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

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

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

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

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

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

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

篠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勵之以無

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正相率而去

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

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

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

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附蒙引按朱子於師摯八士魯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以稱贊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未必耳然是意居多

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雲間受業趙頌徽於公帳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其曰未必夫之言亦未必且然其意甚多  
亦其子淵之之言而立之數主其行歸意也  
八士淵者以淵贊而品極之而然則不惠章不亦曰此必  
夫之言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然則曰此下必三才並列而聖  
學八士曾公章如自云未必夫之言近又而此篇其近  
則以數今思古而嘆夫十之章章也  
而夫之言昔若此則之入本也  
賤賤而會習遊或而器動一出然也  
之則又則則夫此不而則自為也  
何無不而也則夫此不而則自為也  
新女入米也亦其也  
三章則其不而也則夫此不而則自為也  
亦亦而言昔保子之思效其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三魚堂讀本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氏曰此

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  
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  
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  
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  
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  
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日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  
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  
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  
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



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慶源輔氏曰穎悟篤

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二十五

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

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附存疑



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處反亡讀

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見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亡猶

言不足為輕重

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

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

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

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

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

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

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

言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

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

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

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

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

子路若只執不恥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

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

氏曰執德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

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



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  
此說方透○厚齋馬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已之論則  
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固蒙引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  
言一理也方其間是理而未為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  
是道而得諸已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信之  
弘然後眾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  
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  
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  
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  
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  
人也焉能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為無○執德之不  
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  
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  
然其所以不能為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附存疑  
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  
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  
篤也信道篤不止於  
知又有守者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  
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  
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子張



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采  
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  
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  
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  
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  
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  
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  
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  
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  
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  
大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  
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  
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  
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  
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  
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

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  
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  
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  
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蒙引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  
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眾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  
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  
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眾。又  
勝不能略有等第。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  
可以嘉善矜不能為釋。上句之意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  
矜亦不同。○子曰無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此  
其言所以為迫狹。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也  
泥去  
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

一曲之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朱子曰

士也。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

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者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

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

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程子

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亡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此章與温故知新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温故漸漸温習如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當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蒙引：知字對無忘字，非知行之知，日知所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凡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己之意。日知其所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存疑：日每日也，不是一。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朱子曰：

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  
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  
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主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爲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爲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爲有益於事乃是有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

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有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爲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爲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爲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辨未及乎爲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



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程子曰：博學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

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也。○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

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

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

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又曰：近思者

以類而推。

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

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

○或問此章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



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門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卑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日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日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

同矣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

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

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附存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問切於己者問也此處要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處問

方是如就他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已若將已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已樊

遲問崇德脩慝辨惑此是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

不求之遠也求之近則遠可致求之遠則失其近將無所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學則心有所繫篤志則心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虛遠故曰心不外

馳所存自熟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

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云云○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耶



言言大全卷十九  
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新安陳氏曰此重有居肆與學

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

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

始備

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關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

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之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附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



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須兼此意。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小人憚於

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

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

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

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

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



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蒙引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卽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

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爾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

以爲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且不得已而勞之亦



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孚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所主耳附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人我說○存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于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為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

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朱子曰

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



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  
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  
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  
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  
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  
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  
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  
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吳氏曰此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朱子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

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以小差為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蒙引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已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雲峰胡氏曰集註推子游

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蒙引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一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終二字皆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意耳。○此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

別必列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厚齋馮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

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

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

此二

句補足上  
下文意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

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

上聲而語御之

此三句又補足

上下文意

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

音扶

始終本

未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朱子曰非

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

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

以別矣何嘗如此儻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

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

動便先說前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

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

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附蒙引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



時並舉之意。○淺深生熟要分辨。達到深者又欲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

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

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

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又曰洒掃

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且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

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

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

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

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

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

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閒斷欠缺。故

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

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



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又曰聖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

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

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

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灑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

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

灑掃應對本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

未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

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附存疑貫通只一理貫

通是彼此相通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不是一貫之貫

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

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

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

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

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

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



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

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非以聖人全體。

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

扶問反

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

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朱子曰：孔

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



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爲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爲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隨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概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耻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洒掃應對爲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事爲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

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浸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卽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浸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悞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



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所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圖與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同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

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

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

者益廣

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



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王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

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弔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也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蠹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筭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附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優雖皆訓有餘力然仕而優說暇日則可學而優難說暇日○上優字乃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



及其餘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

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

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

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若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

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附蒙引子游

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

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

脫略細微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

去聲

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

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

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

仁也附蒙引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



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仁可不謹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

以輔人之仁也

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

○范氏曰

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程子曰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兩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

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師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體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

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

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孟子語

於此不用其

誠惡乎用其誠

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兩軒張氏曰人於他事



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  
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  
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  
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  
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  
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  
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  
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  
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附  
淺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  
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  
情之不能自己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  
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  
哉○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  
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

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

處自行不得故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

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

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

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

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  
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



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雙峰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其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

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



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入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罪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附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

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防用場。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恆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由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至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己之聰明。能得其情也。○顧麟士曰。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兼民間也。較全通義。曰。雲計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



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居亦同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

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

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

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

歸之乎○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諡也後世定諡謂殘義損

善曰

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

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

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

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



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附蒙引更  
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  
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君子非  
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  
之處為是此與孟  
子文大同小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  
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  
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朱子曰文武之道  
只指先王之禮樂

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  
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  
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  
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  
人之人正指老聃。襄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  
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  
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  
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  
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  
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  
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



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鶩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存疑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

○叔孫武叔詆笑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

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附蒙引上只云譬之宮牆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為何蓋凡室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宮室牆卑室淺字平下文牆高而宮廣



亦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說喻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也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

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日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

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者可謂切

矣夫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

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

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

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

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多與祇同適也不知

量謂不自知其分

扶問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

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

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

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

而警之深矣○顧麟士曰日月喻高不喻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者皆謬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

吐雷反

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去知

聲

責子禽不謹言

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

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

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和也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如考妣程子曰此

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

妙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聖人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蒙引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可及耶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存疑夫子之不可及註以化不可為訓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為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於四支至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教養立道綏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為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



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深著地矣。故曰綏立之固。○蒙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謝氏曰。觀子

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黃桴音浮。左傳成公二

年右援枹而鼓。枹音浮。木作浮。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浮。桴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

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

以思勉及也。

問立之謂植廿六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

日。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至應

侯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

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

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

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



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本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為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

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慕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有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深思也。存疑。人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是變化莫窺。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窺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窺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朱子曰帝王相承其

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寧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附蒙引堯曰咨嗟歎聲也爾舜句書云咨十有二牧小與其曰咨禹者同咨十有二牧記者之辭○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爾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

形旬反

於虞書大禹謨

此此加詳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

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

一句舜心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

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

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

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

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知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

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

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

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

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

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

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

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

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

舜之受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

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

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附蒙

引舜亦以命禹此說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

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

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允句方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處所

謂加詳者此亦是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

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

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

駟或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戎事乘駟性用駟

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

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

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朱子曰簡閱也

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惡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其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齊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

予通作與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形句反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



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天封於廟也賚蓋本於此

為天下逋逃主所則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

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大事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

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

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予施之也

蒙引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賞賚于天下非人人而

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

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

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

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

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問雖有周親註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來子

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有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

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

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

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

之心與成湯無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

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

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

○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干諫而死雖紂

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

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

其與也勃焉存疑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

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其有必

克之理也其既伐紂而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

有過是已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



百姓此亦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心也。○蒙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之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恁責已何為。○說約紹聞編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 去聲 鍾 直垂也 量 去聲 斗斛也 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

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存疑紂為不道官府所用

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收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權量謹法度審廢官脩則衰者扶弊者改害者除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政行還說在外乃其效也。○蒙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

###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

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

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

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

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

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

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

###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

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賚以

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奏成武王一段事

實附說約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

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

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

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

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拱施諸政事者以明聖

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

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宋

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

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

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

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

其要矣其下之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

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蘆凡事之合天理當人

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

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雙峰饒氏曰通

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



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

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

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

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

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使道使民惟喜其共不亦厥

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

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

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

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壅。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甯軒



言言九之之二一  
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  
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  
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  
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  
矣然欲仁其本與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  
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  
敬五美中之一也顧麟士曰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  
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故  
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意○欲仁得仁沈虹野云凡以不  
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皆是沈晴峰云言仁覆之念不至  
兼利萬物其欲不止要見君子求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  
者然然愚意亦不離教養也○蒙引欲仁而得仁就從政  
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  
心而當於理便是仁○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斯  
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無

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能敬則所應  
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  
何驕之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  
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  
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



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到

吾官反

忍弗能

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音啞為故反叱音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梓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到訛缺也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采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澀結勸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恐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非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不

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

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

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論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

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在有司則為善在為

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三惡似輕然

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實罰不

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

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

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



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附顧麟士曰殺與視成刻期慎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當與而不與故見為惡也曰猶之與人則是已當與矣故云合上則見得其道則雖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其道則雖當有者而亦惡信為宜尊且屏也○存疑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畧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其不同處○顧麟士曰出納者出於此而納於彼亦正言與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

帝王之治

去聲

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趙氏曰孔子論為政

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峰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



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

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

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乃鋸

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

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

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

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爲

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

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

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爲君子○雲峰胡氏曰程

子釋胡聞道謂知而信者爲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

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

避皆小人之爲也欲爲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

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引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

之安乃爲知命○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

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

無以爲君子之君子亦不同○顧麟士曰此章主腦在知

字不在君子字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雲峰胡氏曰集註十

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

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



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峰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尹氏

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甫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命則將微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

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

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過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峰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篇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弟子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弟子

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

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



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  
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附蒙引孟子知言都就  
誠淫邪道一邊此則虛說○存疑知言者亦不是泛泛然  
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設辭知其  
所蔽  
尋也

此以爲論語是無稽之說也  
用之慎望學之民  
之故事味三音而試  
前因平天不聖學之  
故性性味絲然高因  
身之斷代呈盡人之  
殊音在室中味言限  
益平也○變感神丑  
人味天而不味也木  
必謂式平天味身而  
不味也木必謂

論語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甫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  
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  
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  
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  
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采子京蘇子由  
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  
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  
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  
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  
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  
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  
子惡臥而燂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  
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  
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  
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  
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  
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孺其疆識好古道其視以  
曾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  
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  
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



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  
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贛  
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  
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  
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  
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立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

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  
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  
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  
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之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  
民服在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



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  
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邵子之言  
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

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

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

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

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

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

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棖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



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

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



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  
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  
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為師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

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  
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看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  
顏師古口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  
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

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  
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  
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  
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  
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

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

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

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从糸才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

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

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纁禮

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

不可為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



入爲緞未知出何書又云二年緞以緞飾衣似讀緞爲線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於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大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



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駁以馳文治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

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

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

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  
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

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

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

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子之以

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致堂取蘇說  
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覲見文王

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孔墨並稱始於戰國  
之士其流及於漢儒

雖韓逸之  
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

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

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

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  
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胡明

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  
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蓀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  
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  
之不汙眇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  
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  
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  
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  
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五峰謂此說是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艸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



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曾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

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

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子嘗攷之曾子書

以爲夷齊死於濟滄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

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滄水名在氏所謂汾滄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齊見



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  
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  
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  
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  
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虵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  
其心也閃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  
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

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白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  
不言而士言之與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  
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  
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  
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集解不取  
集注用鄭



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誰

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攻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貴安貧賤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

王元澤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

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商君傳

集注於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  
非老而學耆

遠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  
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  
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  
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  
檀弓言縣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  
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非以  
狂狷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  
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  
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  
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

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  
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  
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  
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陰疑於陽必  
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於貨殖傳以論  
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  
同貨殖何足以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  
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  
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  
復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  
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終

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  
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  
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  
好善



